

Sanmao Zuoopinji

三毛作品集

我的快乐天堂

广东旅游出版社

17

# 三毛作品集

Sanmao Zuopinji



WODE KUAILE TIAN TANG

我的快乐天堂



广东旅游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快乐天堂/三毛著. - 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6.10

(三毛作品集;17)

ISBN 7-80521-746-7

I. 我… II. 三… III. 散文-中国-现代  
IV. I267

## 声明

三毛作品(共18种)已由三毛的著作权代理人委托广东旅游出版社在大陆独家出版。任何侵权行为本社将追究法律责任。

(请认明防伪标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510600)

广东省中山市迪丽彩色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5.25印张 92千字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8.00元



谨把此书献给  
所有热爱三毛的朋友

## 序《我的快乐天堂》

陈缪进兰

三毛写作，我们做父母的只有鼓励，她走上这个路程，完全是因为平鑫涛先生的赏识与爱护。可以说如果没有平先生，就没有三毛。她那时住在北非的一个小镇上，偶尔心血来潮，描写《沙漠中的饭店》，刊出后，主编联合报副刊的平先生，特地亲书三大张信给三毛，叮嘱她一定要继续写下去。没几天，三毛寄出第二篇，开始说撒哈拉的故事。

在撒哈拉的三毛很开心，她的心情是每一天都有一种喜悦及希望，也给我们带来快乐。我看完《沙漠中的饭店》，第一个反应是“嗯！很好看呀！”那时，总有人碰到我，谈起：“三毛是谁呀？”有次，全家到外头吃饭，听见隔座的人谈起：“好多天没三毛的文章，我在家一早起来，就看有没有三毛——没有——就不想看报。”

在中文作家中，比三毛写得好的太多，她不算一个作家的，她自己讲她是一个家庭主妇。可是她真能以一支说故事的笔，将大家吸引到她的世界里。我觉得与其说三毛写得好，毋宁说大家向往她那种平

凡简朴的生活，她将远在异国与世无争的岁月，化作可喜的散文，对整日为生活、名利奋斗挣扎的现代人来说，自然从心里喜欢她的清新。

在一次回台的公开演讲，大家再把她的人喜欢上了。三毛是漂亮的人，那个美素素净净的，她又随和亲切，到处都是她的好朋友，摆地摊的也是，卖菜的也是。因为她喜爱了他们。

三毛写作是自习来的，有七年时间，她过着全是写字、画画、阅读的生活，起先读世界名著，后来是古籍，一部《红楼梦》反覆眉批，直到离开人世的下一刻，她仍在看书。写起文章时，一个字要思量许久，想能不能改得更好，简直不眠不休，尤其在写《滚滚红尘》这样长篇幅作品，更是不暇其他。

三毛早期作品里，我觉得《雨季不再来》在不成熟中，已显现出她的魂灵；《哭泣的骆驼》有许多人生的无奈与同情；《送你一匹马》写得极用心；我最爱读的是《撒哈拉的故事》，像是一幅呈现开朗天地的画，把我们的心洗得干干净净，能欢喜的住在其中。其他以单篇来说，《哑奴》、《素人渔夫》最让我感动。后期的《闹学记》，是欢愉与感伤的两种对照；《亲爱的三毛》可以看出她的一些观念与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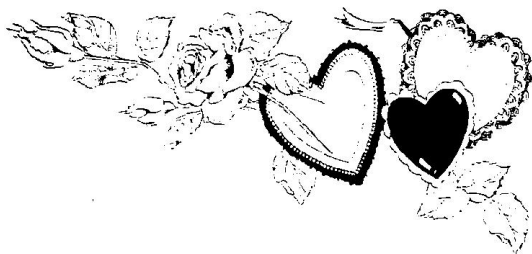
她远行之后，第一部结集的散文《我的快乐天堂》，多篇则像是“蒙太奇”式的写法，也许是心境不同，笔下看似很淡，其实深潜，我认为《但有旧欢

新怨——金陵记》是极致的表现。

《我的快乐天堂》值此出版，代表我们做为三毛父母、姊弟、朋友对她的怀念。更特别要感谢陈宁仁先生的热心帮忙。

在今天，我午后小睡醒来，仿佛仍见到我亲爱的三毛，穿着一身洁白衣裙，梳着两条辫子，面容光灿，盘膝坐在我床后的椅子上，愉快地与我聊天——就像她的往昔。

(崔玉珍整理)



## 三毛作品集

- 1、撒哈拉的故事
- 2、雨季不再来
- 3、稻草人手记
- 4、哭泣的骆驼
- 5、温柔的夜
- 6、背影
- 7、梦里花落知多少
- 8、万水千山走遍
- 9、送你一匹马
- 10、倾城
- 11、谈心
- 12、随想
- 13、我的宝贝
- 14、闹学记
- 15、滚滚红尘
- 16、亲爱的三毛
- 17、我的快乐天堂
- 18、高原的百合花

Sanmao Zuopinji





## 目 录

序《我的快乐天堂》 .....	陈缪进兰 (1)
忠孝西路 P. M. 5:15 1986 .....	(1)
我的快乐天堂 .....	(10)
补考定终生 .....	(20)
我的三位老师 .....	(27)
永恒的母亲 .....	(39)
得奖的心情 .....	(47)
他没有交白卷——写我的大伯父二三事 .....	(54)
悲欢交织录——三毛故乡归 .....	(63)
但有旧欢新怨——金陵记 .....	(76)
夜半逾城——敦煌记 .....	(95)
初见蒙娜丽莎 .....	(116)
最快乐的教室 .....	(125)
乡愁 .....	(134)
我喊荷西回来！回来！ .....	(142)
钱不钱没关系 .....	(146)
假如还有来生。 .....	(154)
三毛一生大事记 .....	(160)

## 忠孝西路

P.M.5:15 1986。

那条街，比起异国任何一条马路，都要令人心慌。从来只是车里坐着经过，靠着玻璃不当心那么飘它一眼，心里马上几十团乱毛线打结。

十年吧，这才去了。

即使走在骑楼里，仍然感到一辆辆汽车压在背部——再加油烟浸渍的一双大手捂在人口上。

一种世纪将要灭亡之前一刻的幻觉。天地是加盖的压力锅。那听不听都得到刺进身体里去的高音贝，是哪一个小伙子套住麦克风，站在没有门面的衣服堆里狂喊那五十块任选一件，不然隔壁还有六十块一把的雨伞。

在那叫人发狂的噪音真相里，没有人真正的发狂。如果说这种声音算做热带病毒，那么被感染的一群也不过是被扩音机吸了进去，开始发作时机械性的

动作；翻那小山一般买了回去也不能改变任何生活秩序的小摺伞，不然，一件不死不活的T恤。

小东西并不够小，寒伧花色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特性可以称赞它。那种小花伞，是一对手足失措的情人，小小气气躲在里面，怕，怕沾上任何一滴其实死不了的酸雨，挤那本来就够挤了的寒伧。

这也许是廉价，伞本来也只六十块一把，不能给人理直气壮的骨架。就如床单总也不换的宾馆，明晃晃大白天亮着日光灯招牌——“休息两百五十元”藏在高楼幽巷里，好使人看不见那一地的垃圾污水加烂菜叶子还有挡路的大锅。

那种，休息之后出来；手也不拉的出来，直直走向几步路骑楼边的小食档。男的问女的：“吃什么？”女的，对着一摊猪肠，小声说：“随便。”他们弯曲了身体，就着一团热气，把灰嗒嗒的肉团，吃到嘴里不算，还在认真的咀嚼，然——后，咽——了——下——去。他们一直佝偻，在吃的时候。

伞还是有人买的，成就了一种那么微薄的安全——只要六十块就可以摆进皮包。天随时可以下雨。

扩音机不能不叫，叫成了都市的命脉。

那个叫卖的人很清楚，他的嗓门和货色对于路人是不可或缺的安抚，一旦沉默下来，城市要被吓得出大祸。叫着叫着，不过是反应几千次的——来呀！来呀！却将失群的人潮激起了狂喜的荡漾。在那饱满的

呼唤里，有人只用五六十块的交换如同传道者一般救赎着人的灵魂——来呀耶稣爱你。

那么名贵的端砚毛笔名家字画的门前，有人起劲的把一块块臭豆腐下锅，臭豆腐的气味成了墨香，于是没有人看砚台。

红红的中国结衬着金色塑胶大字，财啦福啦，大吉大利、囍、囍、囍、囍、囍、囍、囍、囍、囍、招财进宝。一定要使幸福的颜色浓得俗。而那金银财宝，就算佝着身体一辈子去膜拜它，也带给人心甘情愿的喜悦和亲爱。哦，如果叫它神的名字买的路人会不会比财字更疯狂？

商店的门口倒不要神位，做了好多长条凳请人留步。就有条凳那么周到，摆明了能还担心那不够殷勤切意，添上了“请坐”二字。就像它不请人坐，人不敢坐下去那样小心猜测路人的客气和谦卑。

而那些摆地摊的，知道自己绝对不算路人，就真敢也不敢坐下去，那么识大体的隔着条凳只几分寸，卖着他的假名牌真恤衫，他们不在意口袋上那块小标记，对着商店那条凳子却又当当心心，壁垒分明。无论条凳是白是蓝是黄，他们靠也不去靠。

书店倒是好大一家，没有书香，闻到的老是胃里的东西，照样挤满了只看不买的人群。当然是不买的，它不能两百五十块休息不能十五块肉羹也不能给人蔽雨。

一群群被办公大楼吐出来的下班族类，面无表情的站在公车站牌下，他们当然不带表情，因为下班了。等惯了车的人不张望——早也惯了。该来的总是会来，载人去每人必然回得去的地方，用一种方盒子。

人，每天上班在大盒子里，下班苦等小盒子载人回家，家是另一种打着小方格子的空间，床不过是平面方形，电视叫做立体方形，等那中午好不容易松一口气可以欣赏汗水变为食物的辛酸，还是面对一个便当盒——这就突然明白了，人在潜意识里没有面对棺材时，为什么乱七八糟的买T恤和小花伞。他们很自然的不再买四四方方的书。当然。

车子当然也是挤的，挤来挤去，挤掉车门外的尊严没有人会在意。而尊严也是一种习惯的代名词，惯了，就好。如果人人不再读这个字，它就不必放在任何层次。这里已经够挤了，加不进一只发夹。

那么多装扮相似的人混成一团，仔细看看又实在没有一丝可以点明的相像。这个人的球鞋叠在那个人的背包上，那群人的外套挤成衣架上统一尺寸的货色，而女人的头发，全部冒着烫焦没有光泽没有弹性皱巴巴蓬成一团浓烟，享受着与众一同的安然。

与众一同，叫做美丽。注意，要——烫——焦——头——发。

三五个拿着地图的白种人，呆望着不能明了的公

车站牌，没有人理会他们。尽管学英文已经成为另外一种病毒，能不讲的时候，还是不发疯来得不叫人脸红。学英文为的是：一开口说英文时，那一阵脸上涌出的热潮令人兴奋。听说台北市可以坐上六百道不同站牌的公车，为什么不看见有人，走上去，不讲一句英文，把那贴着不穿衣服女人的随手丢打火机拍一下去烧掉外国陌生路人手上紧握的台北市地图。

小得像凹字大一点的什么小柜子，里面卡住那个粗粗壮壮的青年，就在一家面包店大玻璃片前的骑楼下，把自己卡成了一个囚字。他的背后正好是食物，还配上出炉味。粗小子卖手镯、别针、项链、耳环，细成如同他手臂血管暴胀青筋三分之一细的链子，锁住了一个大男人的青春——我不要青春我要面包。

看了面包一眼，粗里有细的柜台囚人，警觉的堆出一脸笑来：“小姐你看，你身上这件衣服配上这月白色的耳环就更周全了。”就为了那用词，多看了人一眼。柜台上，张爱玲的“半生缘”看到一大半，反面搁着。“曼桢的结局你喜欢吗？”粗小子手中的耳环不晃了，静止在空中。“你也知道张爱玲，一百五十块的耳环算你八十块。”并不会因为张爱玲而移情，笑说：“那边走过去，一把花伞——可摺的，才六十。”台北人是这么讲话的。

大厦跟大厦之间的巷子，永远没有阳光，夹缝里，生命流动得舒畅又缓慢，只要汽车开不过去的地

方，就没有东西压在背上的感觉。人，在下棋，才夏天呢，灰扑扑的汗衫早已露了出来。卒子过河，车马炮无声的杀来杀去，慢慢杀、蓄意的杀。棋盘旁边，小卒子压着两张红票子，发印五百块和一百块相同颜色新台币的人不会因此杀头。猜是两百块吧，不看那穿堂风吹过，票子一起一伏的好像要飘走，赌棋的人压都不多压一个棋子。

台北人真真假假还是有钱。两百块可以买三把花伞加一个菠萝面包另外找回五块铜板用来当工具刮痧。台北人不要心理医生，人懂得怎么去疏导自己，那么漫不经心的。车子一辆一辆压上来，狭巷里，声音被一个过河卒子啜一下吸成透明。

是哪个小姐在等情郎用摩托车来载她去休息，长长胖胖打褶裙子的下面，一双球鞋加红袜子，人就落实到地面上去了。上身一件紧身衬衫，挤出了成熟多汁的性感加肉慾——什么?! 这种身材的人会是处女。

“天主教文物供应中心”的前面站着那个肉体，一座圣母悲怆的塑像伸出一双手，好像就要穿过玻璃，去摸一摸那活生生的大地之母。圣母在悄悄的叹息——你是一个好女人，好到一如当初天主创造的夏娃。而那个不站在公车站牌下却时时张望着街头的胖小姐，正在起劲的咀嚼口里的东西，不，那不是口香糖，那是一种咸湿食物——带着五花肉的烤香肠。那

么旁若无人的吃着，那么原始的磨着牙齿吞咽。果然来了一辆摩托车，小姐把香肠棒子一丢，粗粗鲁鲁的跨上车，紧紧抱住骑士的细腰，带着烫焦毛发的乌烟，哄一下飞驶而去。

人潮涌来涌去，扩音机永恒的在呐喊，公共汽车逼到骑楼边来载客，队伍总是突然乱一阵，带去了要去的人，而路上的人并没有因此减少。登山用品店为什么还不变成食品店，上公车的人绝对不是去了山上。在都市喧哗闷热叫人窒息的黄昏，山林之梦是不能也不可以做的——那太单调了——一幅不能感动人的廉价房地产广告。

不等车的人还是大部分的，不知往哪里去的人们市政府给了天桥、给了地下道，如果胆子够大，冲过车队也可以跑到对街——警察不会抓你。这一片的街景全在骚动中跳舞，活生生的，活得朦胧又活得显明、活得那脉搏有如灌浓时的生猛，砰、砰、砰、砰，饱含令人想尖叫的喜悦或说恐惧。

晚报出来了，走过书报摊的人，收回了那迈出的右脚，丢下一个铜板，迫不及待的就在人群里把手臂拉开——更挤了，如果人人在街头看报。猜那看报的人并不那么好奇，人们看报纸，往往只有一个绝大的动机——不放心自身的利益和安危。这样一来，只看早报就不够了。

巨大的落日在都市大峡谷中静静坠落，人们一般



并不意识它的存在，人们正在养精蓄锐，等待那立即将来的华灯初上歌舞升平。

我舍不得离开眼前的现象。我站着点燃了一支烟，就在街上当众吸着。我拍一下把烟蒂用手指弹到地上去甚而不许自己把它踏熄。我差一点走回头路跑去买花伞。我果然被店家的“请坐”所感动，略略沾了那条凳的边。我开始走过那总共包括六百个牌名的公车站牌，专心找一个指引人回家的地名。

而公车来了，我并没有挤上去。我说过了，尊严只是某种习惯的代名词。既然没有车子，可以立即习惯，我往抽过烟的老地方走了回去。你知道，不久以前，我是种菜还有玻璃花房的那种乡下人。

虽然我佝偻了那么十秒种不到的姿势有一些使人委屈，我还是在一大群地上的丢弃物里——观察，是哪一支烟蒂上透露出我吸过的特定记号。

我仔细的捡起“一支烟蒂”，把它用化妆纸包起来，小心放进皮包。当我做出这一个动作来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满月变红像血从市会议的方向升起，不，我没有看错，那绝对不是霓虹灯。我听见哗啦哗啦的笑声——人的笑声，参杂着洗牌的碰撞，四面八方响起。人的五官模糊，可是他们明确的在噼噼啪啪拍手又欢笑，包围着我大声唱起来。

他们唱——来呀！来呀！台北人。来呀来呀台北人。来呀来呀——来——呀——六十块一把，你还等